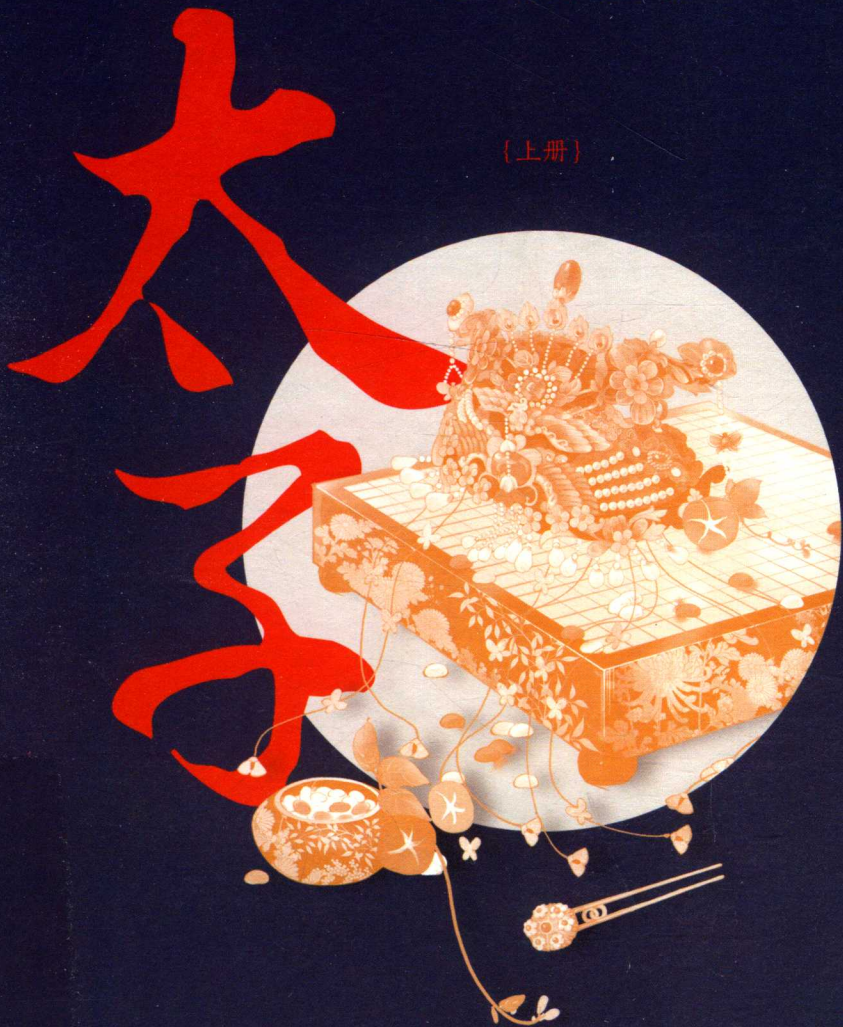


凛冽系掌门人鸚鵡晒月新作震撼上市

霸气快意、凛冽如刀

恩怨分明的一代红颜 手起刀落的无上气魄
回眸处江山倾覆、众臣心颤

[上册]



鸚鵡晒月
YINGWU SHAIYUE
WORKS
著

TAIZI

畅销书作家烽火戏诸侯、浅绿、月出云、西子情
联袂推荐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太太

{上册}



鸚鵡晒月

YINGWU SHAIYUE
WORKS

著

TAIZ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子 / 鸚鵡晒月著. — 青島 : 青島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552-6643-3

I. ①太… II. ①鸚… III. ①長篇小說—中國—當代
IV. ①I247.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8)第012581號

書 名 太子
著 者 鸚鵡晒月
出版發行 青島出版社
社 址 青島市海爾路182號(266061)
本社網址 <http://www.qdpub.com>
郵購電話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傳真) 0532-68068026
責任編輯 郭林祥
責任校對 耿道川
特約編輯 李文峰 孫小淋
裝幀設計 蘇 濤
印 刷 三河市南陽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開 本 16開(700mm×980mm)
印 張 37.5
字 數 460千字
書 號 ISBN 978-7-5552-6643-3
定 價 99.80元(全二冊)

編校印裝質量、盜版監督服務電話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議陳列類別: 暢銷·古代言情



目录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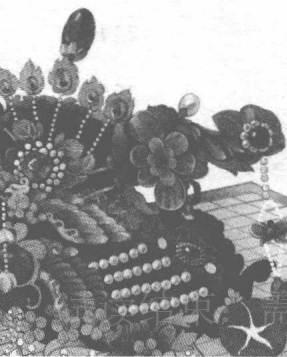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我叫周天	1
第二章	心的相识	27
第三章	凝聚初始	50
第四章	新的扩张	75
第五章	子牟家事	94
第六章	谋后而定	122
第七章	太子高位	143
第八章	横扫显威	165
第九章	国本如此	199
第十章	大动干戈	234
第十一章	瑟洽双方	256
第十二章	谁的江山	279

第十三章	太子威仪	301
第十四章	收回己物	338
第十五章	紧锣密鼓	359
第十六章	子乃国首	393
第十七章	卿心浮动	433
第十八章	谁言你贵	469
第十九章	刀刃锋芒	505
第二十章	繁荣初定	533
河对水的唠叨——苏水渠		585
消逝的青鸟——子车家		587

目 录 下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我叫周天

天阴沉得可怕，狂风夹着滂沱大雨呼啸而下，焰国后宫中最华贵的宫殿里，宫女、嬷嬷不断地进进出出，突然一声闷雷，宫内传来一阵哭声。

“皇后，生了，是女孩！”

锦缎织就的凤褥内，一名虚弱的女子勉强扯开一抹冷笑：又是女孩，已经是第六个女儿了，而她不知还能不能再生，“等等，传令下去……说本宫生的是皇子！”

“娘娘……”

床上的女子大怒，“本宫让你快去！”

“是，是，老奴这就去……”

焰宙天第一次见到欧阳逆羽，是在代替父皇出席的庆功宴上，年仅十九岁的她穿着黄底镶金盘龙太子服，笨拙地举杯恭贺他战胜归来。万人之中，他卓尔不凡、意气风发、锐利刚毅，又让人不忍逼视。

他说他此生的宏愿是让焰国太平、国无战事。他说他希望百姓富足、君主贤明。他说他愿率兵万万千，以死抵挡月国进犯！

焰宙天听着，心几乎拧在一起。她怎么能让这样的男人跟那些嗜杀的蛮夷碰在一起！他应该待在华美的宫殿里，享受丝竹声乐、美酒佳肴。更应该无忧无虑，偶然为她打理事物，为她收拾珠宝，而不是站在血淋淋的战场上与人厮杀。

焰宙天迫切地看着他，满朋宾客，她的眼里只有他。

可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看向她。

焰宙天狠狠地握着拳头，一气之下，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拍倒了端茶的宫女。

欧阳逆羽诧异地看向太子。

那一刻，焰宙天觉得心跳加速，眼前赤红一片，连声音都带着不习惯的温和，“本……本宫敬大将军一杯！”

欧阳逆羽皱眉。

焰宙天心里一紧，想起外面的人说她喜怒无常、心狠手辣，于是小心地推开宫女的身体，掩盖住自己的小小错误，“敬将军！”

欧阳逆羽眼里的厌恶一闪而逝，太子？荒谬，早在十年前已经被“大义灭亲”的皇后指出是公主，可此人残忍嗜杀，焰国众多皇子已经遭她毒手，待她身份曝光时，她已凭借一身魔功站稳太子之位，且不许任何人议论她的性别！何况如今的焰国谁在乎谁是太子，君主昏庸、太子嗜杀，换谁是太子有什么不同。只是至今有多少人相信她是女子还不清楚，很多人只把那当成一个传说。

“多谢殿下。”他一饮而尽，不再看她！

焰宙天却觉得眼前瞬间明亮，充满了她无法理解的光彩。

焰宙天觉得她对男人的欣赏时间向来没有长过，再美、再俊的男人，只要看多了都是粪土，可这一次她破天荒地觉得自己记住了一个男人，一个萦绕在脑海里的身影。

焰宙天穿着一身绛红色宫服，俊美的五官还透着几分稚气。她躺在金玉雕琢的软榻上思索着，一手把玩着腰间的玉穗，一边阴冷地扫过宫里跪着的每一个人，“今晚的酒宴上，本宫如果看不到欧阳将军，所有参加酒宴的臣子，一律处斩！”

她说完，邪魅地盯着站在一旁表情不冷不热的男子。

孙清沐闻言，脸颊有些僵硬，但丝毫不损他青竹般淡雅高洁的气质，即便是身着不起眼的灰色长袍，他依然是人群中出众的男子，但他更是欧阳逆羽的好友。

“太子，此举恐怕有所不妥。”

焰宙天闻言骤然看向他，转过身捏住孙清沐的下巴，厉声道：“怎么，对本宫的决定有意见？！”

孙清沐无畏地回视，“微臣不敢。”他是被送进宫做幕僚不假，家里恐怕更盼着他能得到“太子”的欢心，让这焰国易主，可他绝不会助纣为虐博取她的好感！

焰宙天才不管那么多，她满意地笑了，声音带着残忍，她知道孙清沐一定会帮着欧阳逆羽，所以先警告道：“清沐，你最好记住，本宫的狗——狼牙，很喜欢你的滋味，你要敢违逆本宫或者偷偷报信，本宫就把你送给狼牙尝尝鲜。”

狼牙听到主人唤它，立即飞奔到主人身边，见主人身边的男人没闪开，立即龇牙吼叫！

焰宙天哈哈大笑，宠爱地摸摸狼牙的头，“乖。”然后抬起眼阴冷地盯着孙清沐。

孙清沐低着头，一声不吭。

夜幕下，焰国的皇宫中，一个接一个的亭台楼阁里，最巍峨、最华丽的建筑不是皇帝的寝宫，而是太子的殿堂。

这里百廊环绕，风景旖旎，每走一步都是一重天地，里面的朱红仿佛都透着浓浓的血腥味，所有雕像全是仿真人塑形，机关重重，踏错即死！

此刻，太子寝殿的后院内，一身宝蓝衣衫，门襟半敞的孙清沐端着手中的茶具孤傲冷漠地坐在凉亭里。

他的左侧，兵部左侍郎裘家四少爷裘庐焦急地看着他，年少的容颜虽然不及孙清沐俊美却也刚毅清秀，“你倒是想想办法！太子传召逆羽能有什么好事？逆羽的性格你还不清楚？如果那太子看中他……逆羽肯定能把太子杀了。何况，逆羽喜欢谁你不知道吗？”

孙清沐闻言，眼前闪过一位女子温柔端庄的容颜，心里不禁狠狠痛了一下。他和欧阳同时遇到她，也同时沉迷在她举世无双的容貌里。那时候他们才十岁，在无忧无虑的岁月里，天真烂漫地相信青梅竹马。那时候他们以为他们三人能永远在一起。

后来长大了才知道一切都不一样！男人跟女人怎么可能有永久不变的情感？他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的感情，本想状元及第时娶她为妻，谁知……

孙清沐苦笑，天意弄人，两个朋友喜欢上同一个女人，千篇一律的戏码，但他输了。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如今裘庐找他，他又还能做什么？这些年来他待在太子身

边，能做的无非是一些小事，难道他能想出什么办法？

袭庐焦虑地在孙清沐身旁走来走去，“你倒是说话啊，你一定有办法。”

办法？当然有，不过是自己用性命帮欧阳逆羽逃生而已。

可这些年他做的还少吗？进了幕僚院等于是太子的附庸，且还是最被人唾弃的存在，因为他们将没有自尊，心甘情愿地去讨好一个女人，他顶着所有压力，被孙家逐出家门，从太子剑下救过兵部尚书，救过户部侍郎，甚至提拔了林家的二公子。

可惜如此付出，到头来却成了众矢之的。没人理解他的苦，只会抱怨他最近几年没了左右太子的能力。幕僚院的男人何其多，这么多年早没了吸引太子的能力。他现在就如同废棋，还能做什么？

袭庐见孙清沐不说话，抱怨地抢过他手里的茶杯，“你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衣服不穿好就敢出来。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吭都不吭一声！你当年不是这样！”

孙清沐自己都想问，他当初什么样，他现在又是什么样子。罢了罢了，多说无益，“能怎么办？你们不是说最近太子身边没有一个能说上话的人了吗？不如让欧阳进幕僚院，你们也好挪动国库里的银子去赈灾！”

袭庐顿怒道：“清沐！你什么意思？欧阳可不是你！他……他……”

孙清沐骤然道：“他当然不是我。他有尊严，他高贵，他不屑去讨好思想疯狂的太子。我活该被送来这里，我活该成为全天下的笑柄，更活该被太子软禁……”

“清沐！”

孙清沐苦笑，“失礼了，既然你都来了，看在从小到大的情分上，我当然该给你面子。”孙清沐站起来，“我去看看太子，争取让太子收回成命。”脑海里却闪过一个女子温柔的面孔，她该幸福，不是吗？

袭庐顿时觉得有了希望，望着孙清沐走远的背影，心里想，只要他愿意牺牲自己，欧阳就有救了，“多谢。”

孙清沐连笑都省了，背着身子边走边挥手道：“不敢当，赶紧离开这里吧，否则不小心被太子身边的陆公公碰到，让你也进幕僚院！”

“你……”袭庐恨得咬牙切齿，太子算什么……

一刻钟后，孙清沐绕过层层关卡，踏过层层机关，神态自若地出现在太子寝宫。就算不是为了欧阳，他也该为他心爱的女孩救欧阳逆羽一次。爱情，谁说得

清呢？

孙清沐刚踏入太子寝宫，就听到里面传来熟悉的尖叫和追逐的嬉戏声，他丝毫不觉得惊讶。

孙清沐习以为常地打开房门，果然是太子在听曲弹唱，而那些尖叫声是巨大的笼子里互相残杀的人们发出的，最终胜利者可得到黄金百两。

一炷香后，太子阴森森地从丝竹酒香中起身，看向等在一旁的孙清沐，“你来干吗？”

孙清沐眉头也不皱一下。有人说太子神经不正常，孙清沐觉得有道理，只是没人敢当众说。

“有事？”

孙清沐突然上前，笑着帮太子整理衣物，尽量让音色体贴，“太子，微臣想见你，难道你不想清沐？太子，微臣想其实欧阳将军并不值得殿……”

焰宙天闻言，骤然掐住他的脖子，不屑地看着他，“孙清沐！你想说什么！你算什么东西！以前纵容你，不过是想看看蝼蚁怎么挣扎！你竟然敢玩到本宫头上！信不信本宫让你血溅当场！”

幕僚院另一个男人沈飞端着茶进来，见太子掐着孙清沐，骤然扔了手里的盘子，惊慌地冲过去握住太子的手，“太子，太子，有话好好说，清沐肯定不是故意的。太子息怒，太子息怒！”

孙清沐脸色惨白，张着嘴想说什么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死了也好，一了百了！

沈飞不断摇头：不能死，他们已经坚持了这么多年，就这样死了多不值！他们还没有看到焰国昌平，还没有肃清匪患，还有多少子民生活在灾难之中，他们怎么能就这么死了！

孙清沐苦涩地想笑，真以为凭他们的力量能左右太子的想法吗？若想救国不如干脆杀了太子！可惜太子武功奇绝，想杀她谈何容易。孙清沐艰难地咬住舌头，还不如死了有尊严！

焰宙天突然松开手，笑容更加嗜血。他几近残忍地说：“想死？没那么容易！你们不是进宫让本宫开心的吗！好！成全你们！来人，把他抓去让勇士们练练拳脚！”

孙清沐闻言，顿时脸色惨白！这些勇士个个凶猛残暴！

沈飞惊恐地跪在地上，拉住太子的脚，“太子饶命！太子饶命！清沐一时冲

撞了太子是清沐该死。太子，看在清沐伺候您三年多的份上饶了他吧。太子，求您给清沐一次机会，清沐一时情急才……”

焰宙天一巴掌甩在沈飞脸上，转而突然蹲下身温柔地盯着沈飞看了很久，沈飞有一张令天下女人都汗颜的容貌，焰宙天笑得邪恶地说：“你说让本宫放过清沐？”

沈飞哭着道：“肯请太子成全！”

焰宙天突然指向笼子的方向，厉声道：“好！你代替他！”

孙清沐骤然跪下，“太子，此事与沈飞无关，是我的错，我去。”

沈飞突然道：“不，我去。”他除了长了一张根本没有用处的漂亮的脸外，活着也是废物，应该是他去！

孙清沐一把扫开他，“滚开！我跟你熟吗？太子在罚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太子，微臣愿意领罚。”

三个时辰后。

从大殿走出来的孙清沐浑身都是血迹。他惨痛的表演取悦了那位高傲的太子，太子宽容欧阳逆羽晚一天入宫。孙清沐望着刺眼的日光，心想，但愿欧阳逆羽有时间逃走！

这也是他唯一能为她做的了……

欧阳逆羽不见了！

十年了！再次有人敢违逆焰宙天！

焰宙天目光陡然阴冷。当年连着生了六个女儿的当朝皇后，为了巩固在后宫的地位，谎报六皇女是六皇子，六皇子顺利登上太子之位。可九年后，皇后竟然生下了七皇弟，于是把希望寄托在焰宙天身上的皇后，突然想杀了她掩盖欺君之实。

焰宙天怎么肯？出于求生的本能，她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保住了她的太子之位！

这次……

焰宙天一掌拍碎了手里的茶杯，“敢跟本宫作对！紧急战事还是皇上任命？”

“回太子，都不是，是有人教唆将军离开你！”说话的人是苏义，欧阳家的

世仇。

百年来，苏家和欧阳家无论是在政务还是军事上统统势不两立，而苏义就是苏家敬献给太子的枕边人，容貌和才学都是一等一的人物，不然怎么能与孙清沐并列为三年中太子最称心的人。

焰宙天顺手捏碎了手里的玉石，怒道：“好大的胆子！给本宫彻查！所有有嫌疑的人统统抓起来！本宫让他们不得好死！”

苏义闻言，嘴角扬起一抹笑容。他说：“微臣领旨！”他等这一天很久了！只要欧阳家的人死绝，他受的屈辱算什么！

一天之内，苏义抓了裘庐，软禁了孙清沐，斩杀了欧阳逆羽的大哥欧阳逆风，原因是拒不受捕。

剑上的血迹还未干，苏义居高临下地望着被绑起来的裘庐，“早晚有一天轮到你。”

众人不知苏义是怎么跟太子说的。

焰宙天第二天醒来时大发雷霆，认为是裘庐教唆欧阳逆羽逃走，恼怒之下，下令把裘庐吊在城门前打了三天三夜，让他自生自灭！

三天之后，苏义穿着一身锦缎儒衫，俊美无双地出现在军营之中。他轻蔑地说：“裘小神童，你不是很有骨气吗？”

裘庐痛苦地蜷缩在地上，神色痛苦。

同一天，太子狂怒，把半死不活的裘庐拖回宫，打断了他两条腿，“竟敢诅咒本宫死，本宫让他裘家断子绝孙！”

欧阳逆羽收到消息飞奔回城时，裘庐已经奄奄一息。他孱弱地倒在欧阳逆羽怀里，紧紧地握着欧阳逆羽的手说道：“国不国，君不君……上者不仁何以为天……何以为天……”

不如逆天！

欧阳逆羽带着仇恨回京后，开始主动接近太子。他忍着心里的不情愿和对自己爱人的歉意，逼不得已和太子周旋。

焰宙天见欧阳逆羽肯来见她，骤然觉得心里像有五百匹马跑过，心情舒畅，激动万分。

欧阳逆羽忍着恨，平静地看向焰宙天身边的苏义。

苏义冷眼回视，如果不是他们先敬献了孙清沐，苏家怎么会把他送给太子！

心幽又怎么会嫁给大哥！这笔账他早晚会从欧阳逆羽身上讨回来！

欧阳逆羽沉稳平静地开口，“太子，微臣来迟，让太子费心了。”

“不费，不费！”只要他肯见她，怎么会费心？

苏义见太子如此，陡然握紧双拳，不能让欧阳接近太子！

欧阳逆羽突然看着苏义，面色凝重道：“太子，您知不知道微臣今年忌红色？”

苏义瞬间缩了一下。

焰宙天闻言四处一看，顿时一巴掌甩在苏义脸上，“脱了！”然后含蓄地红着脸看向欧阳逆羽，“连日赶路辛苦了。陆公公上茶。”

苏义见状狠狠地瞪向欧阳逆羽，你是好样的！敢得罪我！苏义忍着心里的不甘，一颗颗地解着扣子，他就不信以欧阳逆羽的性子真能跟太子怎么样！

欧阳逆羽见状，突然道：“太子，微臣对着血色喝不下茶。”

焰宙天骤然看向苏义，“还不把苏义的衣服扒下来！”

苏义顿时气得脸色涨红，却丝毫不敢反抗地任人扒了衣服，只能愤怒地盯着欧阳逆羽！这仇他早晚会报！

欧阳逆羽平静地回视。人不犯我，我不欺人！即便兵临城下，他也豁出去了！太子你等着，袭庐、清沐、逆风的仇，绝不会这样算了！

三年光阴逝去。

太子对欧阳逆羽依然宠爱有加，即便欧阳逆羽不想陪寝，太子也没有意见。

但苏家的处境越来越差，苏义深刻认识到欧阳逆羽不除，苏家便时刻面临着危险！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果然不负苏义所望，他竟然发现欧阳逆羽有喜欢的人——林微言。

“哈哈！天不亡我！天不亡我！”

林微言很美，美在气质，即便是苏义也不得不承认林微言有让欧阳逆羽为她放弃一切的魅力。“青梅竹马吗？听着就想让人破坏！”

一次国宴上，苏义突然提议让角落里的林家三小姐进献歌舞，“太子，传闻林三小姐舞艺天下无双。”

太子诧异了一下，谁？“哪个戏班？”

欧阳逆羽脸色顿时大变。

孙清沐硬生生地捏断了手里的竹筷。

苏义嘴角微微上扬，“回太子，不是戏班，是林家三小姐。”

欧阳逆羽闻言冷冷地盯着苏义。

苏义丝毫不为所动，太子是他的倚仗，谁也别想独自占有太子身边的位置！

“准！”

林微言步履优雅轻盈，似天生的贵族，安静地走来，即便是简单的步伐也如一缕光一般瞬间照亮了夜间的盛会，又似一幕光彩斑斓的琉璃灯柔媚多情。她屈身给太子请安，温婉美丽而不显张扬，却在抬起头的那一刻，让众人屏住了呼吸。

她的美在这一刻注定天下皆知！

“臣女愿为太子一舞，恭祝太子福寿延年。”

太子哈哈一笑，尚不知此人跟她的将来有怎样的关系。

乐曲响起，林微言轻轻抬袖，华丽炫目的舞姿瞬间虏获了所有人的心神，多变的舞步如璀璨的华章翻开了盛世大典的高雅庄重，同样看呆了的还有台上的焰宙天。

焰宙天心里突然一痛，似乎此刻终于明白什么是女人，什么是美！她也第一次认识到，原来自己也该是这样的，可以如此美丽，如此柔软，又如此地令人心神荡漾！

焰宙天想，如果她也打扮得如此婀娜，欧阳逆羽是不是也会心动？是不是也会喜欢自己？她刚想到这里，骤然拿起杯子砸在自己头上！她在想什么？！她怎么能忘了是多辛苦才保住自己今天的地位！

下面的舞曲骤然而止。

焰宙天阴狠地看过每一个臣子、宫人！眼睛充血般地阴狠！“给本宫杀了她！杀了她！”

焰宙天骤然举起剑，眼睛通红地向下冲去，见人砍人，见狗杀狗，连那最宠爱的名为狼牙的狗都被她砍得血迹淋淋，更是把朝中一品大员追着砍得满身是血，“你们都该死！该死！”

欧阳逆羽瞬间清醒，起身欲拦下太子。

孙清沐突然从角落里冲出来按住他，“太子这时候什么都记不清！你快去救微言！”

欧阳逆羽瞬间向林微言看去，太子的剑几乎戳到她的颈项，惊得他顿时推开

孙清沐飞身扑向林微言。如果死，就死在一起，这是他承诺给微言的。

林微言见欧阳逆羽冲来，惊慌的脸色终于露出一缕平静，竟出奇地华贵自然。

焰宙天见状，突然收回手，反震的力道疼得她吐血。她忍住不适，关心地问欧阳逆羽，“你没事吧？”

欧阳逆羽狠狠地瞪向焰宙天！如果微言死了，他定要杀了焰宙天！

苏义赶紧上前，心疼地为太子擦掉血迹，故作关心地焦急道：“太子，您受伤了，赶紧让太医看看。”扶着太子离去时，他挑衅地看了一眼欧阳逆羽，谁死谁活还不一定呢！

欧阳逆羽愤恨地一拳打在地上，奸贼！

林微言温柔地握住他的手，轻柔的声音带着怜惜的理解，“再忍忍，会过去的。”

焰宙天这几天神情一直恍恍惚惚，似乎被林微言那属于女性的美刺激到了。她突然开始介意自己不能有她那样纤细的腰身，不能如她一般穿绫罗绸缎，不能让欧阳逆羽心生怜惜。

其实那天她看到了欧阳逆羽注视林微言的目光，至少比对自己温柔，所以如果她也是温柔女子……是不是欧阳逆羽也……

焰宙天狠狠给自己一巴掌，“不行！绝对不行！”

苏义不知从哪个角落里钻出来，突然道：“太子，您可以杀了林微言，只要欧阳将军认识不到女人的美，自然就会爱上太子！”

焰宙天觉得有道理，让她变成女人太难，不如让女人都死光！对，死光！焰宙天眼里又出现了惯有的戾气！

血腥的一幕开始了。

皇城内但凡美丽的女人无论婚否，杀无赦！

当晚，欧阳逆羽、孙清沐、户部尚书、丞相大人、工部尚书联名上奏皇帝制止太子，皇帝却在陪美妃玩乐，以年迈体衰为由拒绝出面。

欧阳逆羽找上太子，首次给他跪下，求他收回成命。林微言不能死，其他的女子也不能死，他怎么能让微言背负这么重的罪孽？太子又怎么能为了一己之私滥杀无辜？！欧阳逆羽足足在外面跪了两个时辰，最后答应陪太子赏花，焰宙天

才平息了怒火，放过了所有没来得及死去的女人！

可这件事始终是发生了，又一笔浓浓的血债记在了焰宙天的头上。

天下红颜骨已沉海，夫父子侄怒不敢言。匹夫天下何来谬论，不如逆天坐看来年。

不如逆天坐看来年。

欧阳逆羽终于说了。为了今晚没死的林微言，他决定赌一次，“我们动手！太子不死天下难平！”

袭庐如鬼般被人从黑屋中推了出来，苍白的脸色像纸一样恐怖，“杀太子算我一个……”

绝美无双的沈飞响应，“我虽然没用，但……义不容辞！”

户部尚书附议，“任凭将军吩咐。”

丞相家四少爷同样支持，“不惜任何代价让她死。”

“我们该怎么做？宫里戒备森严，如何动手？”

孙清沐摇头，“在宫里没人能杀死太子，不如把太子带离皇宫。”

“不可能！太子从不离皇城！”

孙清沐看向欧阳逆羽，突然道：“他有办法！”

三日后。

欧阳逆羽忍着厌恶，稍微用了点男性的魅力，恳请太子南下河继城治理水患！

焰宙天本不愿意去，她虽然嗜杀但不傻，她的仇人何其多，每晚太子宫都要杀死几批为父报仇的人，如果她出了宫，后果不堪设想。

欧阳逆羽见太子犹豫，忍住心中的厌恶，第一次靠近太子，把手搭在太子肩上，轻轻地把太子抱在怀里，认真地道：“太子，您去吧，微臣很担心河继水患问题，这件事只有太子能解决。”

焰宙天见欧阳逆羽肯靠近她，什么都不顾了，立即答应连夜出城，甚至连一路上暗杀自己的杀手她都觉得可爱无比。逆羽抱她了，竟然抱她了！

袭庐跟着大队伍一起出发，他已经是废人，就让他来承担太子之死的所有罪责！

袭庐握着手里的慢性药，只要太子在每次听他讲欧阳逆羽小时候趣事时吸上一点儿……太子就……袭庐心里骤然坚定，他一定要杀了太子！

杀了太子！

周天回过神，嘴里吸进的液体猛然被咽下，浓烈的血腥味充斥嘴和鼻腔。周天暗想，死定了，她的地动仪。

“啊……”

身下的痛呼声，惊醒了脑子不太灵光的周天。

只见男人的衣衫半退，身上青紫色的咬痕触目惊心，怯弱的容貌秀气俊美，微微张开的薄唇色泽艳丽无双，纵然是见惯美男的周天，也不得不说此人长相万里挑一。等等，他脖子上的血是怎么回事？

莫非咽下去的是……周天翻身下榻，直觉得想吐！

陆公公见太子突然下榻，吓得心惊胆战，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太……太子不满意吗？……”可整个河继县没有男子了，这些天太子弄死了太多人，河继县有男子的人家早已人去楼空。

榻上的男人闻言，三魂顿时少了六魄，如果自己不能让太子满意，那河继县子民……

“太子，微臣承受得住。”

周天承受不住！不是有辆车冲过来了吗？但这里是哪里？空气的湿度怎么这么高？声音的回荡率是6%，风力中夹杂了65%的水汽。河道？

她不是出了大坝施工地，怎么还在这里？

记忆顿时如毒蝎般钻入周天的脑海，惊得她冷汗直冒，目瞪口呆，除了关于一个男人的画面比较安静，剩下的全部是血淋淋的场面，让人作呕。那些痛苦的人影、嘶叫的咒骂、扭曲的男体让她险些虚脱。这……这是……什么东西？

两天了，周天确定这里不是她熟悉的世界后，不得不仰头骂天，这是什么鬼地方？她竟然是焰国太子？还不如让她去死！那些杀人剖腹、血浪翻滚到她食不下咽的恶心事都是她做的！简直……简直……

还有这具身体，上身没发育也就罢了，下身……无怪欧阳逆羽要杀她！

杀她？周天突然想到焰宙天的死，收起恶心的记忆，也不禁为太子最后的这段感情默哀，死在爱人的算计里，她最后算死得其所吧。她欠他的也还得差不多了，一命抵一命，欧阳逆风的死，算两清了。

陆公公小心翼翼地端着参汤进来。